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代野記 第一卷 卷上一

○親王秉政之始 清祖制，親王皇子等毋得干預政事；與大學士相見行半跪禮，稱老先生，如兼師傅者，或稱老師，自稱或門生或晚生，從未有稱大學士之別號，如嗣醇王載灃呼李文忠曰少荃者。

當文宗崩，穆宗孩提，天下又不靖，慈安柔順不敢負重任，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，思得一重望之親貴佐理之，於是廷議推奕訢為議政王，總理軍機大臣。此本為權宜之計，非永遠定制也。

奕訢既議政，本有百官總己之權，於是向之以老先生、老師稱大學士者，遂一變而為官稱，如稱李文忠為李中堂，左文襄為左中堂，猶不敢龐然自大，直呼其別號者。而大學士之對於奕訢，則自稱晚生矣。奕訢去位，親貴執政為定例，以迄於亡。

○文宗密諭

清文宗在熱河，臨危之際，密授硃諭一紙與慈安后，謂某如侍子為帝，驕縱不法，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。

及文宗崩，慈安以之示慈禧，殆警之也。而慈禧慄慄危懼，先意承志，以事慈安，幾於無微不至，如是者數年，慈安以為其心無他矣。

日者慈安嬰小疾，數日，太醫進方不甚效，遂不服藥，竟愈。忽見慈禧左臂纏帛，詫之。慈禧曰：「前日參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，聊盡心耳。」慈安大傷感，泣而言曰：「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，先皇帝何為尚疑汝哉！」遂取密諭面慈禧焚之。嗣是日漸放肆，語多不遜，事事專權，不與慈安協商。慈安始大悔，然已無及矣。

光緒二年春夏間，京師忽傳慈禧大病，不數日，聞死者乃慈安，而慈禧愈矣。或曰慈禧命太醫院以不對症之藥致死之。喪儀甚草草，二□七日後一律除孝，慈禧竟不持服，大臣進御者仍常服。國母之喪如此，誠亙古未有也。

予時在京師，主光侍御宅，故知之。

○滿漢輕重之關係

清初定鼎以來，直至咸豐初年，各省督撫滿人居□之六七。

自洪、楊倡亂，天下分崩，滿督撫殉節者有之，而敢與抗者無有也。會文宗崩，廷議請太后垂簾，恭親王輔政，乃變計汰滿用漢。

同治初，僅一官文為湖廣總督，官文罷，天下督撫滿人絕跡者三年。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撫，亦碩果耳。當同治八、九年間，□八省督撫提鎮為湘淮軍功臣占其大半，是以天下底定，各國相安，成中興之業者□三年。

及恭王去位，瞽瞍秉政，滿人之箴復張。光緒二□年後，滿督撫又遍天下矣，以迄於宣統三年而亡。恭王可謂識時務之俊傑哉！

○肅順重視漢人

重漢輕滿者，非漢人也，滿人也。以肅順之驕橫，而獨重漢人文士，搜羅人材汲汲不可終日，亦不可解。其對於滿員，直奴隸視之，大呼其名，惡語穢罵無所忌。一見漢吏，立即改容致敬，或稱先生，或稱某翁、某老爺。其索賄也亦惟滿人，若漢員之一絲一粟，不敢受也。豈若後來奕訢、載洵輩無人不收哉？

是以人心未去，同治初元，猶有中興之望也。

○文宗批答一

咸豐季年，天下糜爛，幾於不可收拾，故文宗以醇酒婦人自戕。其時有雛伶朱蓮芬者，貌為諸伶冠，善崑曲，歌喉嬌脆無比，且能作小詩，工楷法。文宗嬖之，不時傳召。

有陸御史者亦狎之，因不得常見，遂直言極諫，引經據典，洋洋數千言。文宗閱之，大笑曰：「陸都老爺醋矣！」即手批其奏云：「如狗啃骨，被人奪去，豈不恨哉！欽此。」不加罪也。文宗風流滑稽如此。

予丙子在京，合肥龔引孫比部為予言。龔亦狎蓮芬者。

○文宗批答二

相傳殉難浙撫王有齡之父，為雲南昆明知縣。伏法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父，即為王之簽稿門丁。有謂何實王之血胤，事屬曖昧，不敢妄斷。惟王有齡幼時讀書署中，桂清亦伴讀，聰穎異常，□五歲所作舉業，老成不能更一字。欲就試而無籍，乃謀之昆明紳士，占籍就試焉。入泮食餼，鄉舉聯捷，成進士，入翰林，年甫□八耳。未幾，躋顯要，任封疆，亦僅三□餘也。

咸豐九年，何為江督，王有齡亦由捐納鹽大使洊升至江蘇布政使，皆何力也。當杭城之初陷也，巡撫羅遵殿殉難，廷議難其人，何即洊王可勝任。折初上，文宗硃批連書「王有齡、王有齡、王有齡」九字，不置可否。折再上，批云：「爾但知有王有齡耳。」折三上，言王如負委任，請治臣濫保之罪。於是始簡為浙撫。杭城再陷，竟城亡與亡，可謂不負舉主。然舉主竟不若也。漢陽陶新柏在何幕治折奏事，後嘗言之。

○詞臣驕慢

胡林翼為鄂撫也，治軍武昌。所部以鮑超一軍為最強，超壁城外。

學使俞某，浙人而北籍，少年科第也。任滿將還京，林翼設筵餞之。以超功高望重，婦孺知名，延作陪客。不意俞蔑視之，終席不與交一言。席散，超怒甚，跨馬出城，謂左右曰：「大眾散了罷。武官真不值錢，俞學使一七品耳，竟瞧不起我，這班人在朝中，我輩為誰立功者。」正忿忿間，林翼馳馬至。林翼於席間情形已了然，故超之出也，林翼亦尾之。至是謂曰：「俞某少不更事，明日我面公訓飭之，特設負荊筵，請公明午降臨，使俞某陪客，公不可卻。」超諾之。

明日仍三人，超賓位，俞陪位。林翼用翰林大前輩面目，直言訓斥，俞唯唯聽受。席終，林翼又曰：「所謂不打不成相識，我三人何妨換帖，結為兄弟。」俞意猶躊躇，林翼怒視之，即命具紅柬，各書姓名藉貫三代，而互易焉。胡為長，鮑次之，俞又次之。林翼謂超曰：「如今俞某為我輩小兄弟，即有過可面訓，勿相芥蒂也。」超亦唯唯，氣遂平，不萌他志矣。

俞返京行至涿洲，投井而死，或曰為其母所逼也。

○彭玉麟有革命思想

安徽克復，彭玉麟巡撫，遣人迎曾文正東下。舟未抵岸，忽一急足至，眾視之，彭之親信差弁也。登舟，探懷中出彭書，封口嚴密。文正攜至後艙。其時內巡捕官倪人墀侍側，文正親信者也。及啟函，僅寥寥數字，且無上下稱謂，確為彭親筆，云：「東南半壁無主，老師豈有意乎？」□二字而已。文正面色立變，急言曰：「不成話，不成話！雪琴侍還如此試我，可惡，可惡。」撕

而團之，納入口而咽焉。雪琴，彭字也。

人壇，字爽軒，皖之望江人，後為江蘇直隸州。言於歐陽潤生，潤生為予言如此。

○天誅星使

咸豐季年，胡林翼治軍武昌，不媚朝貴。有中以蜚語者，上遣錢寶青查辦。錢挾大欲而來，以為所參情節甚重，必可滿欲。及至鄂，胡照例待之，絕不使人關說。錢探之，胡曰：「就地籌餉，就地練兵，不費國庫一文，不調經制一卒，請星使確查可也。」錢大恨，遂懷一網打盡之計。

一日者，送供給委員至行轅，見星使員役皆惶惶，問何故，皆曰：「大人昨晚燈下寫復奏，至今房門不開，而案上燈光仍閃爍，我輩不敢叩門也。」候至午，仍無動靜，乃報胡。

胡率司道府縣皆至，命叩門不應，三叩仍不應，命斧以入，大駭，則見錢伏案死，一奏折尚未書畢，噴血滿紙。亟取出閱之，更大駭，蓋直誣胡、鮑等有反意，將割據湘漢而自王也。胡歎曰：「天有眼，天有眼。」取血折藏於懷。以暴卒聞，上亦不追究也，此事遂罷。設錢章入，縱朝廷不信其言，而胡、鮑等之兵權削矣。胡、鮑一去，大事尚可問哉！其時天心猶佑大清也。

此儀徵張肇熊為予言。肇熊父名錚，字鐵夫。當胡治軍時，隨布政理軍餉事，故言之甚悉。

○滿臣之懵懂

予戊寅之夏再入都，留應鄉試。一日，有一滿人同學者邀飲萬福居，予後至，見首座為一白鬚老翁，旁置一珊瑚冠，見予至，咸與為禮。白鬚者吐屬舉止皆粗俗，不似大員身份，然甚謙，詢知予為南省士子，則更謬為恭敬。少間，突然問予曰：「聞前□餘年南方有大亂事，確否？」予遂舉粵捻之亂略言之。彼大詫曰：「如此大亂，其後如何平定？」予曰：「剿平之也。」又曰：「聞南方官兵見賊即逃，誰平之耶？」予又舉胡、曾、左、李諸人以對，皆不知，但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此數人果真能打仗者耶？」予思此公並胡、曾、左、李皆不知，豈山林中隱逸，不聞外事者耶？遂亦唯唯否否而罷。

客散後，予特詢主人，始知此公名阿勒渾，在黑龍江為副都統三□年，今告老還京。不識漢字，無論漢文矣。彼所行公牘除滿文外，他皆不閱，故懵懂如此也。其一生長技，惟騎射耳。異哉！

然此猶武人之在邊者，固不足責。乃有開坊翰林，生長京師，且係世族，又為國史纂修，亦不知咸豐間事。其人名麟趾，當時僅二□餘歲。在館校對史傳，閱至羅澤南、劉蓉等列傳，拍案大罵曰：「外省保舉之濫，一至於此。羅澤南何人也，一教官出身，不三年竟保至實缺道員，記名布政使，死且請諡。劉蓉更豈有此理，一候選知縣，遂賞三品銜，署布政使，外省真暗無天日矣。」時同坐者為陽湖惲彥彬，見其愈罵愈烈，萬無可忍，遂耳語曰：「慎毋妄言。若輩皆百戰功臣，若非湘淮軍，我輩今日不知死所矣。」麟曰：「百戰何事？天下太平，與誰戰者？老前輩所謂湘淮軍，何物耳？歸誰將軍統之耶？」惲笑曰：「即與太平戰耳，南方大亂□餘年，失去大小五六百城，君不知耶？」麟大詫曰：「奇哉，奇哉！何以北方如此安靜？所謂與太平戰，更難索解。」惲曰：「爾不知洪秀全造反，自稱太平天國耶？」麟又曰：「賊之事，我如何能知道？」惲知其不足與言，遂不答而出。出即逢人道之，一時傳為笑柄。

此聞之張小傳方伯者，亦惲告之也。

○白雲觀道士之淫惡

京師西便門外有白雲觀，每年元宵後，開廟□餘日，傾城士女皆往游，謂之會神仙，住持道士獲貲無數，然猶其小焉者也。其主要在交通官禁，賣官鬻爵。總管太監與道士高峒元，盟兄弟也。峒元以神仙之術惑慈禧，時入宮數日不出，其觀產之富甲天下。慈禧又封峒元為總道教司，與龍虎山正乙真人並行，其實正乙真人遠不如其勢力也。

凡達官貴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，皆寄名為義女，得為所幸則大榮耀。有杭州某侍郎妻絕美，亦拜峒元為假父，為言於慈禧，侍郎遂得廣東學差，天下學差之最優者也。此不過舉其一端耳。

舉國若狂，毫無顧忌。觀中房闔數□間，衾枕奩具悉精美，皆以備朝貴妻女之來宿廟會神仙者，等閒且不得望見之也。

○敬事房太監之職務

敬事房太監者，專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。帝與后交，敬事房則第記其年月日時於冊，以便受孕之證而已。

若幸妃之例則不然。每日晚膳時，凡妃子之備幸者皆有一綠頭牌，書姓名於牌面，式與京外官引見之牌同。或□餘牌，或數□牌，敬事房太監舉而置之於大銀盤中，備晚膳時呈進，亦謂之膳牌。帝食畢，太監舉盤跪帝前，若無所幸則曰去；若有屬意，則取牌翻轉之，以背向上。太監下，則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監，乃專以駝妃子入帝榻者。屆時，帝先臥，被不覆腳。駝婦者脫妃上下衣皆淨，以大氈裹之，背至帝榻前，去氈，妃子赤身由被腳逆爬而上，與帝交焉。敬事房總管與駝妃之太監皆立候於窗外。如時過久，則總管必高唱曰：「是時候了。」帝不應，則再唱，如是者三。

帝命之人，則妃子從帝腳後拖而出，駝妃者仍以氈裹之，駝而去。去後，總管必跪而請命曰：「留不留？」帝曰不留，則總管至妃子後股穴道微按之，則龍精皆流出矣；曰留，則筆之於冊曰：「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幸某妃。」亦所以備受孕之證也。

此宮禁中祖宗之定制也。若住圓明園，則此等儀注皆廢，可以隨時愛幸如人家然，然膳牌之遞仍照舊也。所以帝皆住園時多，必至年終始回宮，一至二月中，又幸園矣。

覺羅炳半聾為予言。炳言此猶沿前明宮之例，世祖因其可制子孫淫逸之行，遂因之。

○糟蹋回婦

回疆霍集占之滅，掃穴犁庭，獻俘京師，霍集占夫婦皆下刑部獄。帝夙知霍妻絕色。

一日夜半，值班提牢、司員將寢矣，忽傳內庭有硃諭出，司員亟起視，則內監二人捧硃諭，命提叛婦某氏。司員大駭曰：「司員位卑，向無直接奉上諭之例，況已夜半，設開封有變，且奈何！誰任其咎者？」內監大肆咆哮。提牢吏曰：「毋已，飛馬請滿正堂示可耳，但得滿正堂一言，公可謝責矣。」乃命吏馳馬抵滿尚書宅，白其故，尚書立起，命吏隨至部，驗硃諭無誤，遂命開鎖，提霍妻出，至署外，蓋二監已備車久候矣。

次日，召見大臣時，滿尚書將有言，帝知其意，即強顏曰：「霍集占累抗王師，致勞我兵力，實屬罪大惡極，我已將其婦糟蹋了。」言畢大笑。嗣封為妃，誕皇子數人。妃思鄉井，輒鬱鬱不樂，帝於皇城外建回回營以媚之，周二里，一切居廬風俗服用皆使回人為之，特編二牛錄以統其眾焉。牛錄者，即佐領也。又於皇城海內建寶月樓，為妃子梳妝樓，高矗牆外，俾得望見回回營，以慰其思鄉之念。

光緒初年，予偕數友游南海，曾一登樓，樓上通連九間，壁上皆貼洋法所繪回疆風景圖，極精細。別無陳設，僅一大銅鏡高丈餘，寬五尺，以紫檀架陳之，如是而已。噫，異哉！帝之縱慾敗度，可謂甚矣。設霍妻於侍寢之際，而扼殺帝，將如何？此所謂貪色而忘身也。亦炳半聾為予言。

○皇帝扮劇之賢否

自古以來，皇帝好俳優者，頗不乏人，如陳後主、後唐莊宗皆是也。惟清帝之演劇，可覘人格之高下焉。

當道光時，宣宗之生母尚存，帝於母后生日，則演劇以娛之，然只演「斑衣戲彩」一闕耳。帝掛白鬚衣斑連衣，手持鼗鼓作孺子戲舞狀，面太后而唱，惟不設老萊父母耳。此猶足稱大孝孺慕之忱，千載下不能責之。

至同治間，穆宗所演則卑劣矣。穆宗好演戲，而又不能合關目，每演必扮戲中無足重要之人。一日演《打灶》，載激扮小叔，載激者，恭王奕訢之長子也。某妃扮李三嫂，而帝則扮灶君，身黑袍，手木板，為李三嫂一置一擊以為樂。

等一演劇也，祖孫之人格相去天淵矣。

○詞臣導淫

穆宗朝，有翰林侍讀王慶祺者，順天人，生長京師，世家子也。美丰儀，工度曲，擅詔媚之術。初直南書房，帝愛之，至以五品官加二品銜，毓慶宮行走，寵冠同儕，無與倫比。

日者，有一內監見帝與王狎坐一榻，共低頭閱一小冊。太監偽為進茶者，逼視之，則秘戲圖，即豐潤縣所售之工細者。兩人閱之津津有味，旁有人亦不覺。此內監遂出而言於王之同列，同列羞之，相戒不與王齒。

或又曰，帝竟與王同臥起，如漢哀董賢故事，是則未為人見，不能決也。

○皇帝患淫創

穆宗后，崇綺之女，端莊貞靜，美而有德。帝甚愛之，以格於慈禧之威，不能相款洽，慈禧又強其愛所不愛之妃，帝遂於家庭無樂趣矣，乃出而縱淫，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，恐為臣下所睹，遂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焉。從行者亦惟一二小內監而已。人初不知為帝，後亦知之，佯為不知耳。

久之毒發，始猶不覺，繼而見於面盎於背，傳太醫院治之。太醫院一見大驚，知為淫毒，而不敢言，反請命慈禧是何病症。慈禧傳旨曰：「恐天花耳。」遂以治痘藥治之，不效。

帝躁怒，罵曰：「我非患天花，何得以天花治！」太醫奏曰：「太后命也。」帝乃不言，恨恨而已。將死之前數日，下部潰爛，臭不可聞，至洞見腰腎而死。

吁！自古中國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幾，然未有死於淫創者。惟法國佛郎西士一世亦患淫創而死，可謂無獨有偶矣。

○琴工張春圃

琉璃廠有琴工張春圃者，其為人戇直而樸野，以彈琴為士大夫所賞。慈禧欲學琴，聞其名，召入宮，授琴焉。

據云，授琴之處，似是寢殿，正屋七大間，慈禧坐於極西一間，距西廂房甚近，彈琴處，即在西廂房。張於宣召時即與內監約，不能跪彈，必須坐彈始成聲，皆許之，故不使之面慈禧也。設琴七八具，金徽玉軫，極其富麗，張取彈皆不合節，蓋飾雖美而材則劣也。旋聞慈禧云：「可將我平日所用者付彼彈之。」內監以授張，一落指，覺聲甚清越，連聲贊曰：「好琴，好琴。」慈禧聞之，即命曰：「既他說好，即叫他彈罷。」於是竭其所長，似聞隱隱有贊美聲。闕終，稍憩。忽見有若乳母服飾者數人攜一童子來，衣服極華美，約□歲上下，見琴即以指撥其徽，或抽其軫，以為戲。張阻之曰：「此老佛爺之物，動不得。」童瞪目視。旁一婦即責張曰：「你知他是誰，老佛爺事事都依他，你敢攔他，你不打算要腦袋了。」更一婦人以目止之，遂不言。張是日出宮後，更宣召，則寧死不敢入矣。此春圃親為人言者。

春圃為人狷介有志節，以貧為廠肆傭，而琴法甚工，用是馳名於公卿間。當慈禧之召也，命內監傳語曰：「你好好用心供奉，將來為汝納一官，在內務府差遣，不患不富貴也。」自見童子後，絕跡不入宮。同輩問之，張曰：「此等齷齪富貴，吾不羨也。」

肅王隆勤在日，亦聞其名，召之至邸彈琴，月俸三□金，早來晚歸以為常。張覺束縛不自由，亟欲擺脫而無策。一日暮雨，王曰：「爾勿歸肆，即宿府中可也。」張不肯，王留之再，張曰：「肆主不知，將以我為宿娼也。」王大怒，逐之出，從此不復召。張頗欣欣以為得計焉。

一子，不能世其業。有姊寡居，張迎養於家，事之惟謹。姊善兒醫，亦工琴。光稷甫侍御女公子曾延之教琴，午後來，一彈即歸，並茶飯皆不沾唇也，其狷介如此。張後以貧死。

嗟乎！不慕富貴，不趨勢利，賢於士大夫遠矣。吾故表而出之。

○畫史繆太太

光緒中葉以後，慈禧忽怡情翰墨，學繪花卉，又學作擘窠大字，常書福壽等字以賜嬖幸大臣等。思得一二之代筆婦人，不可得，乃降旨各省督撫覓之。

會四川有官眷繆氏者，雲南人，夫宦蜀死，子亦孝廉。繆氏工花鳥，能彈琴，小楷亦楚楚，頗合格，乃驛送之京。茲禧召見，面試之，大喜，置諸左右，朝夕不離，並免其跪拜。月俸二百金，又為其子捐內閣中書。繆氏遂為慈禧清客，世所稱繆老太太者是也。間亦作應酬筆墨售於廠肆，予曾見之，頗有風韻。自是之後，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賞花卉扇軸等物，皆繆氏手筆也。

會慈禧六旬慶壽。先數日，忽問繆曰：「滿洲婦人大妝，爾曾見之矣；我未見爾漢人大妝果何如。」繆對曰：「所謂鳳冠霞帔是也。」慈禧曰：「慶祝之日，爾須服此為我陪賓。」繆唯唯，即於是日購冠帔服之。慈禧大笑不可仰，謂如戲劇中某某也。至壽中，置繆氏於眾所矚目之地，眾滿婦人入宮叩祝者皆見之，無不大笑失聲者。慈禧是日竟大樂，賞賚無算，而繆氏束縛直立竟日，苦不可勝言矣。

滿人以漢人為玩具如此，然當時朝中命婦聞之，莫不豔羨，以為聖眷優隆，天恩高厚也。繆氏名素筠，母家姓未詳。